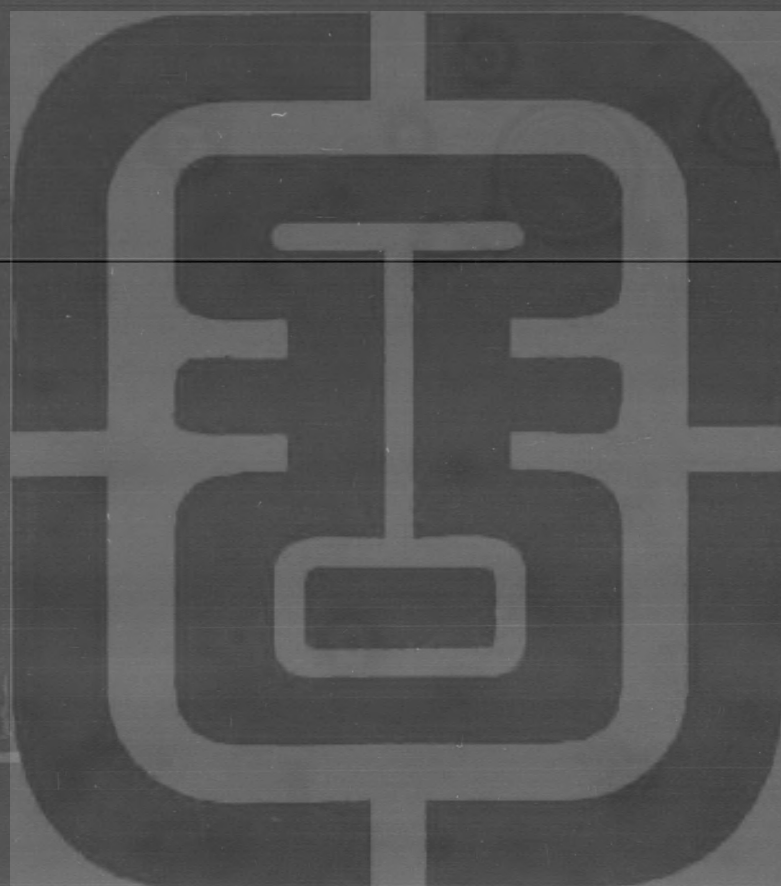


晉書



列傳第五

晉書三十五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陳騫子輿

陳騫臨淮東陽人也父矯魏司徒矯本廣陵劉氏爲外祖陳氏所養因而改焉騫沉厚有智謀初矯爲尚書令侍中劉曄見幸於魏明帝諧矯專權矯憂懼以門騫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過不作公耳後帝意果釋騫尚少爲夏侯玄所侮意色自若玄以此異之起家尚書郎遷中山安平太守並著稱績徵爲相國司馬長史御史中丞遷尚書封安國

亭侯蜀賊寇隴右以尚書持節行征蜀將軍破賊而還會諸葛誕之亂復以尚書行安東將軍壽春平拜使持節都督淮北諸軍事安東將軍進爵廣陵侯轉都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又轉都督江南諸軍事徙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封鄴侯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勲進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遷侍中大將軍出爲都督揚州諸軍事餘如故假黃鉞攻拔吳枳里城破涂中屯戍賜騫兄子悝爵關中侯咸寧初遷太尉轉大司馬騫因入朝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強於自用非綏邊之材將爲

國之耻願陛下詳之時弘爲揚州刺史不承順騫命帝以爲不協相構於是徵弘既至尋復以爲涼州刺史騫竊歎息以爲必敗二人後果失羌戎之和皆被寇喪沒征討連歲僅而得定帝乃悔之騫少有度量含垢匿瑕所在有績與賈充石苞裴秀等俱爲心膂而騫智度過之充等亦自以爲不及也累處方任爲士度所懷既位極人臣年踰致仕思欲退身咸寧三年求入朝曰乞骸骨賜袞冕之服詔曰騫元勲舊德統又東夏方弘遠績以一吳會而所苦未除每表懇切重勞以方事今聽留京城以前太尉府爲大司馬

府增置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軍鼓吹皆如前
親兵百人厨田十頃厨園五十畝厨士十人器物經
用皆留給焉又給乘輿輦出入殿中加鼓吹如漢蕭
何故事騫累稱疾辭位詔曰騫履德論道朕所諮詢
方賴謀猷以弘庶績宜時治事可遣散騎常侍諭意
騫輒歸第詔又遣侍中敦諭還府遂固請許之位同
保傅在三司之上賜以几杖不朝安車駟馬以高平
公還第帝以其勲舊耆老禮之甚重又以騫有疾聽
乘輿上殿騫素無蹇愕之風然與帝語傲及見皇太
子加敬時人以為誦第惟與其子輿忿爭遂說騫于
女穢行騫表徙第以此獲譏於世元康二年薨年八
十一加以袞歛贈太傅謚曰武及葬帝於大司馬門
臨喪望柩流涕禮依大司馬石苞故事子輿嗣爵
輿字顯初拜散騎侍郎洛陽令遷黃門侍郎歷將校
左軍將軍大司農侍中坐與叔父不睦出爲河內太
守輿雖無檢正而有力致尋卒子植字弘先嗣官至
散騎常侍卒子粹嗣永嘉中遇害孝武帝以騫玄孫
叢爵卒第子浩之嗣宋受禪國除

裴秀

子願

從弟楷

楷子憲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也祖茂漢尚書令父潛魏

國子監刊
尚書令秀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
名賓客甚衆秀年十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然秀母
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爲之起
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爲小兒故也宣氏知之後遂
止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渡遼將軍母丘
儉嘗薦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玄
靜守真性入道奧博學強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
黨高聲聞於遠近誠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毗贊大
府光昭盛化非徒子竒甘羅之儔兼包游夏顏冉之
美爽乃辟爲掾龔父爵清陽亭侯遷黃門侍郎爽誅

以故吏免項之爲廷尉正歷文帝安東及衛將軍司
馬軍國之政多見信納遷散騎常侍帝之討諸葛誕
也秀與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會以行臺從豫
叅謀略及誕平轉尚書進封魯陽鄉侯增邑千戶常
道鄉公立以豫議定策進爵縣侯增邑七百戶遷尚
書僕射魏咸熙初釐革憲司時荀顗定禮儀賈充正
法律而秀改官制焉秀議五等之爵自騎督已上六
百餘人皆封於是秀封濟川侯地方六十里邑千四
百戶以高苑縣濟川墟爲侯國初文帝未定嗣而屬
意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

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帝既即位拜尚書令右光祿大夫與御史大夫王沉衛將軍賈充俱開府加給事中及帝受禪加左光祿大夫封鉅鹿郡公邑三千戶時安遠護軍郝詡與故人書云與尚書令裴秀相知望其爲益有司奏免秀官詔曰不能使人之不加諸我此古人所難交關人事詡之罪耳豈尚書令能防乎其勿有所問司隸校尉李熹復上言騎都尉劉向爲尚書令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詔又以秀幹翼朝政有勲績於王室不可以小

疵掩大德使推正尚罪而解秀禁止焉久之詔曰夫三司之任以翼宣皇極彌成王事者也故經國論道賴之明詰苟非其人官不虛備尚書令左光祿大夫裴秀雅量弘博思心通遠先帝登庸贊事前朝朕受明命光佐大業勲德茂著配蹤元凱宜正位居體以康庶績其以秀爲司空秀儒學洽聞且留心政事當禪代之際摠納言之要其所裁當禮無違者又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彊牽引漸以暗昧於是甄摛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

篇奏之藏於秘府其序曰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
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
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祕書既無古之
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
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
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
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
庸蜀采入其岨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
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
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

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阡及古
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爲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
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
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
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
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
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
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
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
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

國子監刊
而攷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
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筭故雖有峻山鉅
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迥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
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秀
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爲故事在位
四載爲當世名公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泰
始七年薨時年四十八詔曰司空經德履哲體蹈儒
雅佐命翼世勲業弘茂方將宣獻敷制爲世宗範不
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
十萬布百匹謚曰元初秀以尚書三十六曹統事準

例不明宜使諸卿任職未及奏而薨其友人料其書
記得表草言平吳之事其詞曰孫皓酷虐不及聖明
御世兼弱攻昧使遺子孫將遂不能臣時有否泰非
萬安之勢也臣昔雖已屢言未有成旨今旣疾篤不
起謹重尸啓願陛下時共施用乃封以上聞詔報曰
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雖在危困不忘生
室盡忠憂國省益傷切輒當與諸賢共論也咸寧初
與石苞等並爲王公配享廟庭有二子濬頽濬嗣位
至散騎常侍早卒濬庶子憬不惠別封高陽亭侯以
濬少弟頽嗣

顏字逸民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嘆曰顏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賈充即顏從母夫也表秀有佐命之勲不幸嫡長喪亡遺孤稚弱顏才德英茂足以興隆國嗣詔顏襲爵顏固讓不許太康二年徵為太子中庶子遷散騎常侍惠帝即位轉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初顏兄子憬為白衣顏論述世勲賜爵高陽亭侯楊駿將誅也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顏問太傅所在顏給之曰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顏曰宜至廷尉豫從顏言遂委而去尋而詔顏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及駿誅以功當封武昌侯顏請以封憬帝竟封顏次子該顏苦陳憬本承嫡宜襲鉅鹿先帝息旨辭不獲命武昌之封已之所蒙特請以封憬該時尚主故帝不聽累遷侍中時天下暫寧顏奏脩國學刻石寫經皇太子既講釋奠祀孔子飲饗射侯甚有儀序又令荀藩終父勛之志鑄鍾磬磬以備郊廟朝享禮樂顏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勗之脩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顏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秤互所

可傷天為害尤深古壽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能用樂廣嘗與顏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顏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顏為言談之林藪顏以賈后不悅太子抗表請增崇太子所生謝淑妃位號仍啓增置後衛率吏給三千兵於是東宮宿衛萬人遷尚書侍中如故加光祿大夫每授二職未嘗不殷勤固讓表疏十餘上博引古今成敗以為言覽之者莫不寒心顏深慮賈后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議廢之而立謝淑妃華模皆曰帝自無廢黜之意若吾等專仁之上心不以為是且諸王方剛朋黨異議

恐禍如發機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顏曰誠如公慮但昏虐之人無所忌憚亂可立待將如之何華曰卿二人猶且見信然勤為左右陳禍之戒冀無大悖幸天下尚安庶可優游卒歲此謀遂寢顏旦夕勸說從毋廣城君令戒諭賈后親待太子而已或說顏曰幸與中宮內外可得盡言言若不行則可辭病屏退若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乎免矣顏慨然久之而竟不能行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如故顏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惟恐其不居位俄復使顏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顏上言賈模適亡復

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又表云咎繇謨虞伊尹相商呂望翊周蕭張佐漢咸播功化光格四極暨于繼體咎單傳說祖已樊仲亦隆中興或明揚側陋或起自庶族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美哉歷觀近世不能慕遠溺於近情多任后親以致不靜昔疎廣戒太子以舅氏爲官屬前世以爲知禮况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疎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卽其事也表上皆優詔敦譬時以陳準子匡韓蔚子嵩並侍東宮願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游接必簡英俊宜用成德匡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愍懷太子之廢也願與張華苦爭不從語在華傳願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訟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大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曰夫摠混群本宗極之道

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大品而為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

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群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為政之由也者乃潘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行則善惡情佚則怨得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多所緣察夫備實有弊而覩簡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為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請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子必慎所教坊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

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
况於處世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為訓者哉斯乃
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
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濬列有
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欲空無之義難
於辨巧之不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言焉溺其成
說雖願者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
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佞弗反遂導綜世之務
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埋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
夫名利於是文者行其辭神者讚其言染其衆也是

以立言藉其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
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
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
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忘宜以
不惜為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撫穢
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
之損謙良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良
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為體守本無也觀
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為主偏
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為全

全之所階以順感爲務若味道以虧業則沉溺之釁
興懷未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減故動之所交存亡之
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
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
大善之中節收流通於既過反澄正於曾懷宜其以
無爲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爲文不足若斯則
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爲寇則
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
著難永足折其情孫卿楊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
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到其說上及造
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
有之理皆義之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
業遂易門肆頽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
爲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擿列虛無不允
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頽退
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
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彷彿可以崇濟
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
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矣夫至無者無以能
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骸有則有遺而生虧

矣生以有為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
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為
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
制事以非事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
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
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墮高墉之禽非靜拱之
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
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群生哉王
衍之徒攻難交至並莫能屈又著辯才論古今精義
皆辨釋焉未成而遇禍初趙主倫諂事賈后顧甚惡
之倫數求官顧與張華復固執不許由是深為倫所
怨倫又潛懷篡逆欲先除朝望因廢賈后之際遂誅
之時年三十四二子嵩該倫亦欲害之梁王彤東海
王越稱顧父秀有勲王室配食太廟不宜滅其後嗣
故得不死徙帶方惠帝反正追復顧本官改葬以卿
禮謚曰成以嵩嗣爵為中書黃門侍郎該出後從伯
譏為散騎常侍並為乞活賊陳午所害

楷字叙則父徽魏冀州刺史楷明悟有識量弱冠知
名尤精老易少與王戎齊名鍾會薦之於文帝辟相
國掾遷尚書郎賈充改定律令以楷為定科即事畢

詔稽於御前執讀平議當否稽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志倦武帝為撫軍妙選僚采以稽為參軍事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稽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以稽為吏部郎稽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群書特精禮義時人謂之王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轉中書郎出入宮省見者肅然改容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數多少而得一帝不悅群臣失色莫有言者稽正容儀和其聲氣從容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真武帝大悅群臣皆稱萬歲俄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河內太守入為屯騎校尉右軍將軍轉侍中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稽志趣各異不與之交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稽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稽性寬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每遊榮貴輒取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嘗營別宅其從兄衍見而悅之即以宅與衍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稽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稽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安於毀譽其行已任率皆此類也與山濤和嶠並以

盛德居位帝嘗問曰朕應天順時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楷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時任愷庾純亦以充爲言帝乃出充爲關中都督充納女於太子乃止平吳之後帝乃脩太平之化每延公卿與論政道楷陳三五之風次叙漢魏盛衰之迹帝稱善坐者歎服焉楷子瓚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既執政乃轉爲衛尉遷太子少師優游無事默如也及駿誅楷以婚親收付廷尉將加法是日事起倉卒誅戮縱

橫衆人爲之震恐楷容色不變舉動自若索紙筆與親故書賴侍中傅祇救護得免猶坐去官太保衛瓘太宰亮稱楷真正不阿附宜蒙爵土乃封臨海侯食邑二千戶代楚王瑋爲壯軍中候加散騎常侍瑋怨瓘亮斥已任楷楷聞之不敢拜轉爲尚書楷長子與先娶亮女女適衛瓘子楷慮內難未已求出外鎮除安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垂當發而瑋果矯詔誅亮瓘瑋以前奪已中候又與亮瓘婚親密遣討楷楷素知瑋有望於已聞有變單車入城匿于妻父王渾家與亮小子一夜八徙故得免難瑋既伏誅以

楷爲中書令加侍中與張華王戎並管機要楷有渴
利疾不樂處勢王渾爲楷請曰楷受先帝拔擢之恩
復蒙陛下寵遇誠竭節之秋也然楷性不競於物昔
爲常侍求出爲河內太守後爲侍中復求出爲河南
尹與楊駿不平求爲衛尉及轉東宮班在時類之下
安於淡退有識有以見其心也楷今委頓臣深憂之
光祿勳缺以爲可用今張華在中書王戎在尚書足
舉其契無爲復令楷入名臣不多當見將養勿違其
志要其遠濟之益不聽就加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及疾篤詔遣黃門郎王衍省疾楷回眸矚之曰竟
未相識衍深嘆其神雋楷有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
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楷見而竒之致之於宰府嘗曰
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
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傅嘏汪翔靡所不見山濤
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初楷家炊黍在甑或變爲拳
或作血或作蕪菁子其年而卒時年五十五謚曰元
有五子輿瓚憲禮遜

輿字祖明少襲父爵官至散騎侍郎卒謚曰簡瓚字
國寶中書郎風神高邁見者皆敬之特爲王綏所重
每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

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揚駿之誅為亂兵所害

憲字景思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折節嚴重脩尚儒學足不踰閩者數年陳郡謝鯤穎川庾敳皆雋朗士也見而竒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初侍講東宮歷黃門吏部郎侍中東海王越以為豫州刺史北中郎將假節王浚承制以憲為尚書未嘉末王浚為石勒所破棗嵩等莫不謝罪軍門貢賂交錯惟憲及荀綽恬然私室勒素聞其名召

而謂之曰王浚虐暴幽州人鬼同疾孤恭行乾憲拯茲黎元羈舊咸歡慶謝交路二君齊惡傲威誠信岨絕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神色侃然泣而對曰臣等世荷晉榮恩遇隆重王浚凶麤醜正尚晉之遺藩雖欣聖化義岨誠心且武王代紂表商容之間未聞商容在倒戈之例也明公既不欲以道化厲物必於刑忍為始者防風之戮臣之分也請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之待以賓禮勒乃薄王浚官寮親屬皆賞至巨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表鹽米各十數斛而已勒聞之謂其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

幽州喜獲二子署從事中郎出爲長樂太守及勒僭號未遑制度與王波爲之撰朝儀於是憲章文物擬於王者勒大悅署太中大夫遷司徒及季龍之世彌加禮重憲有二子挹穀並以文才知名穀仕季龍爲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挹穀俱豪俠耽酒好臧否人物與河間邢魚有隙魚竊乘穀馬奔段遼爲人所獲魚誣穀使已以季龍當襲鮮卑告之爲備時季龍適謀伐遼而與魚辭正會季龍悉誅挹穀憲亦坐免未幾復以爲右光祿大夫司徒太傅封安定郡公憲歷官無幹績之稱然在朝玄默未嘗以物務經懷但以

德重名高動見尊禮竟卒於石氏以族人峙子邁爲嗣楷長兄黎次兄康並知名康子盾少歷顯位永嘉中爲徐州刺史委任長史司馬與奧勸盾刑殺立威大發良人爲兵有不奉法者罪便至死在任三年百姓嗟怨東海王越盾妹夫也越既薨騎督滿衡便引所發良人東還尋而劉元海遣將王桑趙固向彭城前鋒數騎至下邳文武不堪苛政悉皆散走盾與奔淮陰妻子爲賊人所得奧又誘盾降趙固固妻盾女有寵盾向女涕泣固遂殺之盾第仰字道期元帝爲安東將軍以仰爲長史王導爲司馬二人相與爲深

交徵為太子中庶子復轉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揚州江西淮北諸軍事東中郎將隨越出項而卒於軍中及王導為司空既拜嘆曰裴道期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導子仲豫與康同字導思舊好乃改為敬豫焉

楷弟綽字季舒器宇宏曠官至黃門侍郎長水校尉綽子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冷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坐嗟服又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棋馥司馬行酒遐未即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碁如故其性虛和如此東

海王越引為主簿後為越子毗所害初裴主二族盛於魏晉之世時人以為八裴方八王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王導頴比王戎邈比王玄云

史臣曰周稱多士漢曰得人取類星象頡頏符契時乏名流多以幹翮相許自家光國豈陳騫之謂歟秀則聲蓋朋僚稱為領袖楷則機神幼發自以清通俱為晉代名臣良有以也

贊曰世既須才才膺世至高平沉敏蘊茲名器鉅鹿自然亦云經筵媧皇鍊石晉圖開秘顧有清規承家

來媚

列傳第五

晉書三十五

列傳第六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衛瓘

子恒

孫瓌

玠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也高祖高漢明帝時以儒學自代郡徵至河東安邑卒曰賜所亡地而葬之子孫遂家焉父覬魏尚書瓘年十歲喪父至孝過人性真靜有名里以明識清允稱襲父爵閭鄉侯弱冠為魏尚書即時魏法嚴苛母陳氏憂之瓘自請得徙為通事郎轉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踈甚為傳嘏所重謂之甯武子在位十年以任職稱

嘉靖戊午年

晉書

累遷散騎常侍陳晉王即位拜侍中持節慰勞河北以定議功增邑戶數歲轉廷尉卿瓘明法理每至聽訟小大以情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節監文會軍事行鎮西軍司給兵千人蜀既平艾輒承制封拜會陰懷異志曰艾專擅密與瓘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之會遣瓘先收文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曰加艾罪瓘知欲危已然不可得而距乃夜至成都檄文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雞鳴悉來赴瓘唯文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至成都殿前文卧未起父子俱被執文諸將圖欲劫文整仗趣瓘營瓘輕出迎之偽作表章將申明文事諸將信之而止俄而會至乃悉請諸將胡烈等曰執之囚益州解舍遂發兵反於是士卒思歸內外騷動人情憂懼會留瓘謀議乃書板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瓘瓘不許因相疑貳瓘如廁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及會逼瓘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瓘既不出未敢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且先行吾當後出瓘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

權權辭眩疾動詐仆地比出問數十信追之權至外
解服鹽湯大吐權素羸便似困篤會遣所親人及醫
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權作檄宣
告諸軍諸軍並已唱義陵旦共攻會會率左右距戰
諸將擊敗之唯帳下數百人隨會繞殿而走盡殺之
權於是部分諸將群情肅然鄧文本營將士復追破
檻車出文還向成都權自以與會共陷文懼爲變又
欲專誅會之功乃遣護軍田續至綿竹夜襲文於三
造亭斬文及其子忠初文之入江由也以續不進將
斬之旣而赦焉及權遺續謂之曰可以報江由之辱
矣事平朝議封權權以克蜀之功群帥之力二將跋
扈自取滅亡雖運智謀而無奉旗之效固讓不受除
使持節都督關中諸軍事鎮西將軍尋遷都督徐州
諸軍事鎮東將軍增封菑陽侯以餘爵封弟實開陽
亭侯泰始初轉征東將軍進爵爲公都督青州諸軍
事青州刺史加征東大將軍青州牧所在皆有政績
除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
校尉至鎮表立平州後兼督之于時幽并東有務桓
西有力微並爲邊害權離間二虜遂致罅隙於是務
桓降而力微以憂死朝廷嘉其功賜一子亭侯權乞

以封弟。未受命而卒。子密受封為亭侯。瓘六男。無爵。悉讓。二弟遠近稱之。累求入朝。既至。武帝善過之。俄使旋鎮。或掣初徵拜尚書令。加侍中。性嚴整。必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尚書即若掾屬。瓘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敦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書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太康初。遷司空。侍中令如故。為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武帝勅瓘第四子宣尚繁昌公主。瓘自以諸生之胄。婚對微素。抗表固辭。不許。又領太子少傅。加千兵百騎。鼓吹之府。以日蝕。瓘與太尉汝南王亮。司徒魏舒俱遜位。帝不聽。瓘以魏立九品。是權時之制。非經通之道。宜復古。鄉舉里選。與太尉亮等上疏曰。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脩其身。是以宗賢而俗益穆。黜惡而行彌篤。斯明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茲以降。此法陵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是為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設資定品。使天下觀望。

唯以居位為貴人奔德而忽道業事多少於錄乃之
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再覩大化方始巨等
以為宜皆蕩除末法一變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
下皆以所居為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
鄉鄰位皆為邑里郡縣之宰即以居長盡除中正九
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上人安
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
交遊即華競自息各求於己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
制使朝臣共相舉任於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厲進
賢之公心殿在位之明闇誠令典也武帝善之而卒

不能改惠帝之為太子也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
事璿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璿託
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耶璿
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
因謬曰公真大醉耶璿於此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
璿宣尚公主數有酒色之過楊駿素與璿不平駿復
欲自專權重宣若離婚璿必遜位於是遂與黃門等
毀之諷帝奪宣公主璿慚懼告老遜位乃下詔曰司
空璿年未致仕而遜讓歷年欲及神志未衰以果本
情至真之風實感吾心今聽其所執進位太保以公

就第給親兵百人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及大車官騎麾蓋鼓吹諸威儀一如舊典給厨田十頃園五十畝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簾褥主者務令優備以稱吾崇賢之意焉有司又奏收宣付廷尉免瓘位詔不許帝後知黃門虛構欲還復主而宣疾亡惠帝即位復瓘千兵及楊駿誅以瓘錄尚書事加綠綬綬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給騎司馬與汝南王亮共輔朝政亮奏遣諸王還藩與朝臣廷議無敢應者唯瓘贊其事楚王瑋由是憾焉賈后素怨瓘且忌其方直不得騁已淫虐又聞瓘與瑋有隙遂謗瓘與亮欲爲伊霍之事啓帝作手詔使瑋免瓘等官黃門齋詔授瑋瑋性輕險欲騁私怨夜使清河王遐收瓘左右疑遐矯詔咸諫曰禮律刑名台輔大臣未有此比且請距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也瓘不從遂與子恒嶽裔及孫等九人同被害時年七十二但二子璩玠時在醫家得免初社預聞瓘殺鄧文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爲名士位居搃帥旣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終如預言初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歲餘及禍太保主簿劉繇等冒難收瓘而葬之初瓘

爲司空時帳下督榮晦有罪瓘斥遣之及難作隨兵討瓘故子孫皆及于禍楚王瑋之伏誅也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於是繇等執黃幡搗登聞鼓上言曰初矯詔者至公承認詔當免即便奉送章綬雖有兵仗不施一刀重救出第單車從命如矯詔之文唯免公官右軍以下即承詐偽造其本文輒戮宰輔不復表上橫收公子孫輒皆行刑賊害大臣父子九人伏見詔書爲楚王所誣誤非本同謀者皆弛遣如書之旨謂里舍人被驅逼齋白杖者耳律受教殺人不得免死况乎手害功臣賊殺忠良雖云非謀理所不赦今元惡雖誅殺賊猶存臣懼有司未詳事實或有縱漏不加精盡使公父子讎賊不滅冤魂永恨訴於穹蒼酷痛之臣悲於明世臣等身被創痍殞歛始訖謹條瓘前在司空時帳下給使榮晦無情被黜知瓘家人數小孫名字晦後轉給右軍其夜晦在門外揚聲大呼宣詔免公還第及門開晦前到中門復讀所齋偽詔手取公章綬貂蟬催公出第晦按次錄瓘家口及其子孫皆兵仗將送著東亭道北圍守一時之間便皆斬斫害公子孫實由

國子監刊
國子監刊
於晦及將人劫盜府庫皆晦所爲考晦一人衆奸皆
出乞驗盡情僞加以族誅詔從之朝廷以瓘舉門無
辜受禍乃追瓘伐蜀勲封蘭陵郡公增邑三千戶謚
曰成贈假黃鉞

恒字巨山少辟司空齊王府轉太子舍人尚書郎祕
書丞太子庶子黃門郎恒善草隸書爲四體書勢曰
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
結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
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
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
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
爲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
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
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
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
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
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
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
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
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

盜發魏襄王塚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有
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恒
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作莫
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
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
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
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直偽靡分
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
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
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
萃尊以垂頰山嶽峨峨而連岡蟲跂跂以若動鳥似

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
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曰事制權
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
頽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鴈高飛邈邈翩翩
或縱肆阿邴若流酥懸羽靡靡綿綿是故遠而望之
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
之遺跡為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
玄覩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昔周宣王時史籀
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
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
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
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
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為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
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
員員者使方奏之始皇始阜善之出以為御史使定
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
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
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
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
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
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緣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
所以書幡信也又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為正以為體
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為二篆諸山及銅人
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
善邽鄆淳師焉略究其妙常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
中誕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
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
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遺跡皇頡循
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為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

文鍼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複身頽若黍稷之
垂穎蘊若蟲蛇之焚緹揚波振擊鷹時鳥震延頸脅
翼勢似陵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
綠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邪趣不方
不員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群游駱
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搗不可勝原研
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卻間般倕揖讓而
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扁籍之首目粲斌斌其可
觀擣華艷於統素爲學藝之範先喜文德之弘懿愠
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頽仰舉大略而論旃秦旣用

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
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
谷王坎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
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
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雇觀者以酬酒討錢
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爲版而飲
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
後爲袁術將今鍾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
甚工三百是宜官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
鵠之爲選部也魏武欲爲洛陽令而以爲北部尉故

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秘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爲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象鵠宜爲大字却鄆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秘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作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獨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旣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蜚蠊腹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脩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簾設張庭燎飛煙斬巖蟻嵯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竒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辛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廷筭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秘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璿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

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踈弘農張伯英者回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念念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頽梁孟達田彥和及常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以心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益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並用愛日省力絕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負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時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黥黥點黥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竒或凌邃惴慄若據高臨危旁點邪附似蝟蟾揭枝絕筆收勢餘綆糾結若杜伯捷毒緣蟻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隴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時從宜

國子監刊
略舉大較髣髴若斯及瓘爲楚王瑋所構恒聞變以
何劭嫂之父也從牆孔中詣之以問消息劭知而不
告恒還經厨下收人正食因而遇害後贈長水校尉
謚蘭陵真世子二子瓘玠

瓘字仲寶襲瓘爵後東海王越以蘭陵益其國改封
江夏郡公邑八千五百戶懷帝即位爲散騎侍郎未
嘉五年沒於劉聰元帝以瓘玄孫宗嗣

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曰此兒有異於
衆顧吾年老不見其長成耳摠角乘羊車入市見者
皆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

雋爽有風姿每見玠輒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
嘗語人曰與玠同遊罔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及
長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恒禁其語遇有勝日
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爲入微琅邪王澄有高
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嘆息絕倒故時人爲之語
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
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玠妻父樂廣
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冰清女壻玉潤辟命屢
至皆不就又之爲太傅西閣祭酒拜太子洗馬瓘爲
散騎侍郎內侍懷帝玠以天下大亂欲移家南行母

曰我不能舍仲寶去也玠啓諭深至爲門戶大計母
涕泣從之臨別玠謂兄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可
謂致身之日兄其勉之乃扶輿母轉至江夏玠妻先
亡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欽重簡曰昔戴叔鸞嫁
女唯賢是與不問貴賤况衛氏權貴門戶今望之人
乎於是以女妻焉遂進豫章是時大將軍王敦鎮豫
章長史謝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
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
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
平叔若在當復絕倒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
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以王敦家
爽不群而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鄴京師
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勞疾遂甚永嘉六年卒
時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葬於南昌謝鯤哭之
慟人問曰子有何恤而致斯哀谷曰棟梁折矣不覺
哀耳咸和中改塋於江寧丞相王導教曰衛洗馬明
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脩薄祭以敦舊
好後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謂杜乂可方衛洗
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杜乂膚
清叔寶神清其爲有識者所重若此于時中興名士

唯王承及玠為當時第一云恒族弟展字道舒歷尚書郎南陽太守永嘉中為江州刺史累遷晉王大理詔有考子證父或鞭父母問子所在展以為恐傷正教並奏除之中興建為廷尉上疏宜復肉刑語在刑法志卒贈光祿大夫

張華

子禕

驥

劉卞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父平魏漁陽郡守華少孤貧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鄉人劉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華學業優博辭藻温麗朗贍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少自脩謹造次必以禮度勇於

赴義篤於周急器識弘曠時人罕能測之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其詞曰何造化之多端播群形於萬類惟鷦鷯之微禽亦攝生而受氣育翩翾之陋體無玄黃以自貴毛無施於器用肉不登乎俎味鷹鷂過猶俄翼尚何懼於置罟翳蒼蒙籠是焉游集飛不飄揚翔不翕集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栖無所滯游無所盤匪陋荆棘匪榮庶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禽之無知而處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賈害不飾表以招累靜守性而不矜動因循而簡易任自然以為資

國子監刊
無誘慕於世偽鷓鴣介其背距鵠鷺軼於雲際鷓鴣
窠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鳧與歸鴈又矯翼而
增逝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蘆以避繳
終爲戮於此世蒼鷹鷲而受繼鸚鵡慧而入籠屈
志以服養塊幽繫於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翻而
爲庸戀鍾岱之林野慕隴抵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
未若疇昔之從容海鳥爰居避風而至條支巨爵踰
嶺自致提挈萬里飄颻逼畏夫惟體大妨物而形瓌
足偉也陰陽陶烝萬品一區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鷦
冥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

有餘普天壤而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陳留阮
籍見之嘆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郡守鮮于
嗣薦華爲太常博士盧欽言之於文帝轉河南尹丞
未拜除佐著作郎頃之遷長史兼中書郎朝議表奏
多見施用遂即真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華
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
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
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數歲拜中書
令後加散騎常侍遭母憂哀毀過禮中詔勉勵逼令
攝事初帝潛與羊祜謀伐吳而群臣多以爲不可唯

華贊成其計其後枯疾篤帝遣華詣枯問以伐吳之計語在枯傳及將大舉以華為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筭衆軍旣進而未有尅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爲必尅及吳滅詔曰尚書關內侯張華前與故太傅羊祜共創大計遂典掌軍事部分諸方策定權略運籌決勝有謀謨之勲其進封爲廣武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一人爲亭侯千五百戶賜絹萬匹華名重一世衆所推服晉吏及儀禮憲章並屬於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盛有台輔之望焉而荀勗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間隙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可託寄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旣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間言遂行乃出華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頻歲豐稔士馬彊盛朝議欲徵華入相又欲進號儀同初華毀徵士馮恢於帝統卽恢之弟也深有寵於帝統嘗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曰臣切謂鍾會之釁

願由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和統免冠謝曰臣愚冗
誓言罪應萬死然臣微意猶有可申帝曰何以言之
統曰臣以為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
審官方控帶之宜故仲由以兼人被抑冉求以退弱
被進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抑損克終
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與奪使之
然耳鍾會才具有限而太祖誇獎太過嘉其謀猷盛
其名器居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筭無遺策
功在不賞斬張跋扈遂違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
能節以大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
而生亂事無由而成矣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既已
然微臣之言宜思堅水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
喪帝曰當今豈有如會者乎統曰東方朔有言談何
容易易曰臣不密則失身帝乃屏左右曰卿極言之
統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海內莫不聞知
據方鎮揔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頃
之以華為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
列侯朝見惠帝即位以華為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
和嶠俱以德望為楊駿所忌皆不與朝政及駿誅後
將廢皇太后會群臣於朝堂議之皆承望風旨以為

春秋絕文姜今太后自絕於宗廟亦宜廢黜惟華議以爲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父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貶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不從遂廢太后爲庶人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華白帝以瑋矯詔擅害二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騶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敗及瑋誅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金章紫綬固辭開府賈謐與后共謀以華庶族儒雅有籌略進無逼上之嫌退爲衆望所依欲倚以朝綱訪以政事疑而未決以問裴頠頠素重華深贊其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閭主虐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賈后雖凶妬而知敬重華久之論前後忠勲進封壯武郡公華十餘讓中詔敦譬乃受數年代下邳王晃爲司空頡著作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爲太子所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謐驕傲太子恨之形于言色謐亦不能平卞以賈后

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以寒悴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已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又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况權戚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會群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群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恒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左僕射裴頴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內出太子素啓事十餘紙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為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為鎮西將軍撓亂關中氏羗反叛乃以梁王彤代之或說華曰趙王貪昧信用孫秀所在為亂而秀變詐奸人之雄今可遣梁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乎華從之彤許諾秀友人辛冉從西來言於彤曰氏羗自反非秀之爲故得免死倫旣還諂事賈后因求

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讎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焉時華見劍穿屋而飛莫知所向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為栢識者以為不祥又華舍及監省數有妖怪少子躄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脩德以應之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為霸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距之雅怒曰乃將加頸而吐言

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卧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頠俱被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稱詔詰之曰卿為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頡使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于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為之延譽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

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机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
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
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
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
滿座華發噐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
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
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
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雉華曰此必蛇化為
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
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爲魚
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吳之未
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
可圖也惟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
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
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
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
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出六
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
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

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
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
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
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豔發大盆盛
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并土與
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
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
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寶劍愛之
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
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
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
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近
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汲水取之不見劍
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
光彩照水波浪驚疑於是失劍華嘆曰先君化去之
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
詳載焉後倫秀伏誅齊王罔輔政摯虞致箋於罔曰
間於張華沒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荅詔本草先
帝問華可以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
莫如先王宜留以爲社稷之鎮其忠良之謀疑誠之

言信於幽冥沒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世而論也議者有責華以愍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當此之時諫者必得違命之死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吳之宗臣不爭逆順之理理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教之所不責也罔於是奏曰臣聞與微繼絕聖王之高政貶惡加善春秋之美義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斲喪王室肆其虐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解系解結

同以羔羊並被其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今陛下更日月之光布維新之命然此等諸族未蒙恩理昔欒郤降在阜隸而春秋傳其違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爲刺臣備忝在職思納愚誠若合聖意可令群官通議議者各有所執而多稱其寃壯武國臣竺道又詣長沙王求復華爵位依違者久之太安二年詔曰夫愛惡相攻佞邪醜正自古而有故司空壯武公華竭其忠貞思翼朝政謀謨之勲每事賴之前以華弼濟之功宜同封建而華固讓至於八九深陳大制不可得爾終有顛敗危辱之

慮辭義懇誠足勸遠近華之至心誓於神明華以伐
吳之勲受爵於先帝後封旣非國體又不宜以小功
踰前大賞華之見害俱以紆逆圖亂濫被枉賊其復
華侍中中書監司空公廣武侯及所沒財物與印綬
符策遣使吊祭之初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
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
範如師資之禮焉華誅後作誄又爲詠德賦以悼之
華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並行於世二子禕躋
禕字彥仲好學謙敬有父風歷位散騎常侍
躋儒博曉天文散騎侍郎同時遇害禕子輿字公安

襲華爵避難過江辟丞相掾太子舍人

劉卞

劉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也本兵家子質直少言少
爲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廁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
以他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
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
掾之精者云何以爲亭子令即召爲門下史百事踈
簡不能周密令問卞能學不荅曰願之即使就學無
幾卞兄爲太子長兵旣死兵例須代功曹請以卞代
兄役令曰祖秀才有言遂不聽卞後從令至洛得入

大學試經爲臺四品吏訪問令寫黃紙一鹿車卞曰
劉卞非爲人寫黃紙者也訪問知怒言於中正退爲
尚書令史或謂卞曰君才簡略堪大不堪小不如作
守舍人卞從其言後爲吏部令史遷齊主攸司空主
簿轉太常丞司徒左西曹掾尚書郎所歷皆稱職累
遷散騎侍郎除并州刺史入爲左衛率知賈后廢太
子之謀其憂之以討于張不見用益以不平賈
后親黨微服聽察外間頗聞卞言乃遷卞爲輕車將
軍雍州刺史卞知言泄恐爲賈后所誅乃飲藥卒初
卞之并州昔同時爲涇昌小史者十餘人祖餞之其
一人卿卞遣扶出之火以此少之

史臣曰夫忠爲令德學乃國華譬衆星之有禮義人
倫之有冠冕也衛瑾撫武帝之牀張華距趙倫之命
進諫則伯玉居多臨危則茂先爲美遵乎險轍理有
可言昏亂方凝則事睽其趣松筠無改則死勝於生
固以赴蹈爲期而不辭乎傾覆者也俱陷淫網同隳
承劔邦家殄瘁不亦傷哉

贊曰賢人委質道映凌寒尸祿觀敗吾生未安衛以
賈滅張由趙殘忠於亂世自古爲難

列傳第六

晉書三十六

列傳第七 宗室

晉書三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安平獻王孚

子邕

邕弟義陽成王望

望子河間平王洪

望弟太原成王輔

輔弟翼

翼弟下邳獻王晃

晃弟太原烈王瑋

瑋弟高陽元王珪

珪弟常山王衡

彭城穆王權

孫紘絃子俊

高密文獻王泰

子孝略

滕子並王確

略弟南陽王模模子傑

范陽康王綏

子虓

濟南惠王遂

曾孫勳

譙剛王遜

子閔王承 承子烈素忌

尚之弟恢之 休之 允之

韓延之

怡弟悛

高陽王睦

子元明

任城景王陵

弟順斌

嘉靖戊午年

晉書卷二

安平獻王

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達宣帝字仲達孚弟旼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故時號為八達焉孚溫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馳危亡之中簞食瓢飲而披閱不倦性通恕以貞白自立未嘗有怨於人陳留殷武有名於海內嘗罹罪譴孚往省之遂與同處分食談者稱焉魏陳思王植有俊才清選官屬以孚為文學掾植負才陵物孚每切諫初不合意後乃謝之遷太子中庶子魏武帝崩太子號哭過甚

孚諫曰大行晏駕天下恃殿下為命當上為宗廟下為萬國奈何效匹夫之孝乎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群臣初聞帝崩相聚號哭無復行列孚厲聲於朝曰今大行晏駕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海內而但哭邪孚與尚書和洽罷群臣備禁衛具喪事奉太子以即位是為文帝時當選侍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右舊人頗諷諭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孚曰雖有堯舜必有稷契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猶患不得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遂更他選轉孚為中書郎給事常侍宿

省內除黃門侍郎加騎都尉時孫權稱藩請送任子當遣前將軍于禁還久而不至天子以問孚孚曰先王設九服之制誠以要荒難以德懷不以諸夏禮責也陛下承緒遠人率貢權雖未送任子于禁不至猶宜以寬待之畜養士馬以觀其變不可以嫌疑責讓恐傷懷遠之義自孫策至權奕世相繼惟強與弱不在一禁禁之未至當有他故耳後禁至果以疾遲留而任子竟不至大軍臨江責其違言吳遂絕不貢獻後出爲河內典農賜爵關內侯轉清河太守初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動

須節量及明帝嗣位欲用孚問左右曰有兄風不荅云似兄天子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轉爲度支尚書孚以爲擒敵制勝宜有備預每諸葛亮入寇關中邊兵不能制敵中軍奔赴輒不及事機宜預選步騎二萬以爲二部爲討賊之備又以關中連遭賊寇穀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於上邽秋冬習戰陣春夏修田桑由是關中軍國有餘待賊有備矣後除尚書右僕射進爵昌平亭侯遷尚書令及大將軍曹爽擅權李勝何晏鄧颺等亂政孚不視庶事但正身遠害而已及宣帝誅爽孚與景帝屯司馬門以功

進爵長社縣侯加侍中時吳將諸葛恪圍新城以孚
進督諸軍二十萬防禁之孚次壽春遣母丘儉文欽
等進討諸將欲速擊之孚曰夫攻者借人之力以為
功且當詐巧不可力爭也故稽留月餘乃進軍吳即
望風而退魏明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
或欲兩書孚以為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帝王皆因
本國之名以為天下之號而與往代相別耳非為擇
美名以自光也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
后稱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名
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
隱公三年經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稱天不曰周
王者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書
國稱名所以異乎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逆
王后于齊不云逆周王后姜氏者所以異乎列國之
夫人也至乎列國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又曰紀伯
姬卒書國稱姓此所以異乎天王后也由此攷之尊
稱皇帝赫赫無二何待於魏乎尊稱皇后彰以謚號
何待於姓乎議者欲書魏者此以為天皇之尊同於
往古列國之君也或欲書姓者此以為天皇之后同
於往古之夫人也乖經典之大義異乎聖人之明制

非所以垂訓將來為萬世不易之式者也遂從孚議
遷司空代王凌為太尉及蜀將姜維寇隴右雍州刺
史王經戰敗遣孚西鎮關中統諸軍事征西將軍陳
泰與安西將軍鄧艾進擊維維退孚還京師轉太傅
及高貴鄉公遭害百官莫敢奔赴孚枕尸於股哭之
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會太后令以庶人
禮葬孚與群公上表乞以王禮葬從之孚性至慎宣
帝執政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
帝以孚屬尊不敢逼後進封長樂公及武帝受禪陳
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流涕歔歔不能自勝

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詔曰太傅勲德弘茂
朕所瞻仰以光導弘訓鎮靜宇內願奉以不臣之禮
其封為安平王邑四萬戶進拜太宰持節都督中外
諸軍事有司奏諸王未之國者所置官屬權未有備
帝以孚明德屬尊當宣化樹教為群后作則遂備置
官屬焉又以孚內有親戚外有交游惠下之費而經
用不豐奉絹二千匹及元會詔孚乘輿車上殿帝於
阼階迎拜既坐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
跪而止之又給以雲母輦青蓋車孚雖見尊寵不以
為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溫縣

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著
一當以素棺單椁歛以時服泰始八年薨時年九十
三帝於太極東堂舉哀三日詔曰王動德超世尊寵
無二期願在位朕之所倚庶永百齡諮仰訓導奄
殂隕哀慕感切其以東園溫明秘噐朝服一具衣
襲緋練百匹絹布各五百匹錢百萬穀千斛以供喪
事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其家遵孚遺
旨所給噐物一不施用帝再臨喪親拜盡哀及葬又
幸都亭望柩而拜哀動左右給鑾輅輕車介士武音
百人吉凶導從二十餘人前後鼓吹配饗太廟九

邕望輔翼堯瓌珪衡景

邕字子魁初爲世子拜步兵校尉侍中先孚卒追贈
輔國將軍謚曰貞邕子崇爲世孫又早夭泰始九年
立崇弟平陽亭侯隆爲安平王立四年咸寧三年薨
謚曰穆無子國絕

義陽成王望字子初出繼伯父朗寬厚有父風仕郡
上計吏舉孝廉辟司徒掾歷平陽太守洛陽典農中
郎將從宣帝討王凌以功封永安亭侯遷護軍將軍
改封安樂鄉侯加散騎常侍時魏高貴卿公好才愛
士望與裴秀王沉鍾會並見親待數侍筵宴公性急

秀等居內職急有召便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乘武賁五人時景文相繼輔政未嘗朝謁權歸晉室望雖見寵待每不自安由是求出為征西將軍持節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在任八年威化明肅先是蜀將姜維屢寇關中及望至廣設方略維不得為寇關中賴之進封順陽侯徵拜衛將軍領中領軍典禁兵尋加驃騎將軍開府頃之代何曾為司徒武帝受禪封義陽王邑萬戶給兵二千人泰始三年詔曰夫尚賢庸勲尊宗茂親所以體國經化式是百辟也且台司之重存乎天官故周建六職政典為首司徒中領軍以明德近屬世濟其美祖考創業翼佐大命出典方任入贊朝政文德既著武功宣暢逮朕嗣位弼道惟明宜登上司兼統軍戎內輔帝室外隆威重其進位太尉中領軍如故置太尉軍司一人參軍事六人騎司馬五人又增置官騎十人并前三十假葆羽鼓吹吳將施績寇江夏邊境騷動以望統中軍步騎二萬出屯龍陂為二方重鎮假節加大都督諸軍事會荊州刺史胡烈距績破之望乃班師俄而吳將丁奉寇芍陂望又率諸軍以赴之未至而奉退拜大司馬皓率衆向壽春詔望統中軍二萬騎三千據淮北皓

退軍罷泰始七年薨時年六十七賻贈有加望性儉
吝而好聚歛身亡之後金帛盈溢以此獲譏四子奕
洪整楸奕至黃門郎先望卒整亦早亡以奕子竒襲
爵竒亦好畜聚不知紀極遣三部使到交廣商貨爲
有司所奏太康九年詔貶爲三縱亭侯更以章武王
威爲望嗣後威誅復竒爲棘陽王以嗣望

河間平王洪字孔業出繼叔父昌武亭侯遺仕魏歷
位典農中郎將原武太守封襄賁男武帝受禪封河
間王立十二年咸寧二年薨二子威混威嗣徙封章
武其後威既繼義陽王望更立混爲洪嗣混歷位散

騎常侍薨及洛陽陷混諸子皆没于胡而小子滔初
嗣新蔡王確亦與其兄俱没後得南過與新蔡太妃
不協太興二年上疏以兄弟並沒在遼東章武國絕
宜還所生太妃訟之事下太常太常賀循議章武新
蔡俱承一國不絕之統義不得替其本宗而先後傍
親按滔既已被命爲人後矣必須無復兄弟本國永
絕然後得還所生今兄弟在遠不得言無道理雖阻
復非絕域且鮮卑恭命信使不絕自宜詔下遼東依
劉群盧諶等例發遣令還繼嗣本封謂滔今未得便
委離所後也元帝詔曰滔雖出養自有所生母新蔡

太妃相待甚薄滔執意如此如其不聽終當紛紜更
為不可今便順其所執還襲章武滔歷位散騎常侍
薨子休嗣休與彭城王雄俱奔蘇峻峻平休已戰死
弟珍年八歲以小弗坐咸和六年襲爵位至大宗正
薨無嗣河間王欽以子範之繼位至游擊大將軍薨
子秀嗣義熙元年為桂陽太守秀妻桓振之妹振作
逆秀不自安謀反伏誅國除

威字景曜初嗣洪威熙三年徙封章武太康九年嗣
義陽王望威凶暴無操行諂附趙王倫元康末為散
騎常侍倫將篡使威與黃門郎駱休逼帝奪璽綬倫

以威為中書令倫敗惠帝反正曰阿

吾指奪吾

璽綬不可不殺阿皮威小字也於是

隨穆王整兄奕卒以整為世子歷南中

將封清泉

侯先父望薨追贈冠軍將軍武帝以美

一縣追

封為隨縣王子邁嗣太康九年以義陽

林益邁

為隨郡王

竟陵王棼字孔偉初封樂陵亭侯起家叅相國軍事

武帝受禪封東平王邑三千九十七戶入為散騎常

侍尚書棼善諂諛曲事楊駿及駿誅依法當死東安

公繇與棼善故得不坐尋遷大鴻臚加侍中繇欲擅

朝政與汝南王亮不平亮託以繇討駿顧望免繇
等官遣楸就國楸遂殖財貨奢僭踰制趙王倫篡位
召還及義兵起倫以楸爲衛將軍都督諸軍事倫敗
楸免官齊王冏輔政繇復爲僕射舉楸爲平東將軍
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成都王穎輔政進楸爲衛
將軍會惠帝北征即以楸爲車騎將軍都督如故使
率衆赴鄴蕩陰之役東海王越奔于下邳楸不納越
乃還國帝既西幸越總兵謀迎大駕楸甚懼長史王
脩說曰東海宗室重望今將興義公宜舉徐州以授
之此克讓之美也楸從之乃自承制都督兖州刺史
車騎將軍表於天子時帝在長安遣使者劉虔即拜
焉楸慮兖州刺史苟晞不避已乃給虔兵使稱詔誅
晞晞時已避位楸在州徵求不已郡縣不堪命范陽
王虓遣晞還兖州徙楸都督青州諸軍事楸不受命
背山東諸侯與豫州刺史劉喬相結虓遣將田徽擊
楸破之楸走還國帝還洛陽楸乃詣闕及懷帝踐祚
改封竟陵王拜光祿大夫越出牧豫州留世子毗及
其黨何倫防察宮省楸白帝討越乃合衆襲倫不剋
帝委罪於楸楸奔竄獲免越薨乃出及洛陽傾覆爲
亂兵所害

太原成王輔魏末為野王太守武帝受禪封渤海王
邑五千三百七十九戶泰始二年之國後為衛尉出
為東中郎將轉南中郎將咸寧三年徙為太原王監
并州諸軍事太康四年入朝五年薨追贈鎮北將軍
永平元年更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子弘立元康
中為散騎常侍後徙封中丘王三年薨子鑠立
翼字子世少歷顯位官至武賁中郎將武帝末受禪
而卒以兄邕之支子承為嗣封南宮縣王薨子祐嗣
立承無後

下邳獻士晃字子明魏武封始亭侯拜黃門侍郎改
封西安男出為東莞太守武帝受禪封下邳王邑五
千一百七十六戶泰始二年就國晃孝友貞廉謙虛
下士甚得宗室之稱後為長水校尉南中郎將九年
詔曰南中郎將下邳王晃清亮中正體行明潔才周
政理有文武策識其以晃為使持節都督寧益二州
諸軍事安西將軍領益州刺史晃以疾不行更拜尚
書遷右僕射久之出為鎮東將軍都督青徐二州諸
軍事惠帝即位入為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將誅揚
駿以晃領護軍屯東掖門尋守尚書令遷司空加侍
中令如故咸寧六年薨追贈太傅二子哀綽哀早卒

晉列傳十一
十二
綽有篤疾別封良城縣王以太原王輔第三子鞞爲
嗣官至侍中尚書早薨子韶立

太原烈王瓌字子泉魏長樂亭侯改封貴壽鄉侯歷
振威將軍秘書監封固始子武帝受禪封太原王邑
五千四百九十六戶泰始二年就國四年入朝賜袞
冕之服遷東中郎將十年薨詔曰瓌乃心忠篤智器
雅亮歷位文武有幹事之績出臨封土夷夏懷附鎮
守許都思謀可紀不幸早薨朕甚悼之今安厝在近
其追贈前將軍子顥立徙封河間王別有傳

高陽元王珪字子璋少有才望魏高陽鄉侯歷河南
令進封滎陽子拜給事黃門侍郎武帝受禪封高陽
王邑五千五百七十戶歷北中郎將督鄴城守諸軍
事泰始六年入朝以父孚年高乞留供養拜尚書遷
右僕射十年薨詔遣兼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贈車
騎將軍儀同三司珪有美譽於世而帝甚悼惜之無
子詔以太原王輔子緝襲爵緝立五年咸寧四年薨
謚曰哀無子太康二年詔以太原王瓌世子顥子訟
爲緝後封真定縣侯

常山孝王衡字子平魏封德陽鄉侯進封汝陽子爲
駙馬都尉武帝受禪封常山王邑三千七百九十戶

二年薨無子以安平世子邕第四子敦為嗣

沛順王景字子文魏樂安亭侯歷諫議大夫武帝受

禪封沛王邑三千四百戶立十一年咸寧元年薨子

翽立

彭城穆王權孫絃

彭城穆王權字子輿宣帝弟魏魯相東武城侯植之

子也初襲封拜穴從僕射武帝受禪封彭城王邑二

千九百戶出為北中郎將都督鄴城守諸軍事泰始

中人朝賜袞冕之服咸寧元年薨子元王植立歷位

後將軍尋拜國子祭酒太僕卿侍中尚書出為安東

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代淮南王允鎮壽春未發或

云植助允攻趙王倫遂以憂薨贈車騎將軍增封萬

五千戶子康王釋立官至南中郎將持節平南將軍

分魯國蕃薛二縣以益其國凡二萬三千戶薨子稚

立坐奔蘇峻伏誅更以釋子紘嗣

紘字偉德初封唐邑縣公建興末元帝承制以紘繼

高密王據及帝即位拜散騎侍郎遷翊軍校尉前將

軍稚之誅也紘入繼本宗拜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

尋遷大宗正秘書監有風疾性理不恒或欲上疏陳

事歷示公卿又杜門讓還章印貂蟬著杜門賦以顯

其志由是更拜光祿大夫領大宗師常侍如故後疾甚馳騁無度或攻劫軍寺或打傷官屬醜言悖詈誹謗上下又乘車突入端門至太極殿前於是御史中丞車灌奏劾請免絃官下其國嚴加防錄成帝詔曰王以明德茂親居宗師之重宜敷道養德靜一其操而頃游行煩數冒履風塵宜令官屬已下各以職奉衛不得令王復有此勞內外職司各慎其局王可解常侍光祿宗師先所給車牛可錄取賜米布牀帳以養疾咸康八年薨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二子玄俊玄嗣立會庚戌制不得藏尸玄匿五戶桓温奏玄犯禁收付廷尉既而宥之位至中書侍郎薨子弘之立位至散騎常侍薨子邵立薨子崇之立薨子緝之立宋受禪國除

恭王俊字道度出嗣高密王略官至散騎常侍薨子敬王純之立歷臨川內史司農少府卿太宰右長史薨子恢之立義熙末以給事中兼太尉脩謁洛陽園陵宋受禪國除

高密文獻王泰

高密文獻王泰字子舒彭城穆王權之弟魏陽亭侯補陽翟令遷扶風太守武帝受禪封隴西王邑二千

二百戶拜游擊將軍出為兗州刺史加鷹揚將軍遷使持節都督寧益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益州刺史稱疾不行轉安北將軍代兄權督鄴城守事遷安西將軍都督關中事太康初入為散騎常侍前將軍領鄴城門校尉以疾去官後代下邳王晃為尚書左僕射出為鎮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假節代扶風王駿都督關中軍事以疾還京師永熙初代石鑒為司空尋領太子太保及揚駿誅秦領駿營加侍中給步兵二千五百人騎五百匹秦固辭乃給千兵百騎楚王瑋之被收秦嚴兵將救之祭酒丁綏諫曰公為宰相不可輕動且夜中倉卒宜遣人參審定問秦從之瑋既誅乃以秦錄尚書事遷太尉守尚書令改封高密王邑萬元元康九年薨追贈太傅秦性廉靜不近聲色雖為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飾肴膳如布衣寒士任直簡率每朝會不識者不知其王公也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為宗室儀表當時諸王惟秦及下邳王晃以節制見稱雖並不能振施其餘莫得比焉秦四子越騰略模越自有傳騰出後叔父弟略立孝王略元字簡孝敬慈順小心下士少有父風元康初愍懷太子在東宮選大臣子弟有名稱者以為賓

友略與華恒等並侍左右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秘書監出爲安南將軍持節都督沔南諸軍事遷安北將軍都督青州諸軍事略逼青州刺史程牧牧避之略自領州來興初愾令劉根起兵東萊誑惑百姓衆以萬數攻略於臨淄略不能距走保聊城懷帝即位遷使持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京兆流人王迥與叟人郝洛聚衆數千屯于冠軍略遣叅軍崔曠率將軍皮初張洛等討迥爲迥所譎戰敗略更遣左司馬曹攄統曠等進逼迥將大戰曠在後密自退走攄軍無繼戰敗死之略乃赦曠罪復遣部將韓松又督曠攻迥迥降尋進開府加散騎常侍永加三年薨追贈侍中太尉子據立薨無子以彭城康王子紘爲嗣其後紘歸本宗立紘子俊以奉其祀

新蔡武哀王騰字元邁少拜冗從僕射封東嬴公歷南陽魏郡太守所在稱職徵爲宗正遷太常轉持節寧北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惠帝討成都王穎六軍敗績騰與安北將軍王浚共殺穎所署幽州刺史和演率衆討穎穎遣北中郎將王斌距戰浚率鮮卑騎擊斌騰爲後係大破之穎懼挾帝歸洛陽

進騰位安北將軍永嘉初遷車騎將軍都督鄴城守諸軍事鎮鄴又以迎駕之勲改封新蔡王初騰發并州次於真定值大雪平地數尺營門前方數丈雪融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表獻之其後公師潘興平陽人汲桑等為群盜起於清河鄒縣衆千餘人寇頓丘以葬成都王穎為辭載穎主而去與張泓故將李豐等將攻鄴騰曰孤在并州七年胡圍城不能尅汲桑小賊何足憂也及豐等至騰不能守率輕騎而走為豐所害四子虞矯紹確虞有勇力騰之被害虞逐豐豐投水而死是日虞及矯紹并鉅鹿太守

崔曼車騎長史羊恒從事中郎蔡克等又為豐餘黨所害及諸名家流移依鄴者死亡並盡初鄴中雖府庫虛竭而騰費用甚饒性儉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可數升帛各丈尺是以人不為用遂致於禍及苟晞救鄴桑還平陽于時盛夏尸爛壞不可復識騰及三子骸骨不獲庶子確立

莊王確字嗣安歷東中郎將都督豫州諸軍事鎮許昌永嘉末為石勒所害無子初以章武王混子滔奉其祀其後復以汝南威王祐子弼為確後太興元年薨無子又以弼弟邈嗣確位至侍中薨子晃立拜散

騎侍郎桓温廢武陵王免晃爲庶人徙衡陽孝武帝立晃弟崇繼邈後爲奴所害子惠立宋受禪國除南陽王模字元表少好學與元帝及范陽王虓俱有稱於宗室初封平昌公惠帝末拜冗從僕射累遷太子庶子員外散騎常侍成都王穎奔長安東海王越以模爲北中郎將鎮鄴永興初成都王穎故帳下督公師潘樓權郝昌等攻鄴模左右謀應之廣平太守丁邵率衆救模范陽王虓又遣兖州刺史苟晞援之潘等散走遷鎮東大將軍鎮許昌進爵南陽王永嘉初轉征西大將軍開府都督秦雍梁益諸軍事代河

門王顥鎮關中模感丁邵之德勅國人爲邵生立碑時關中饑荒百姓相噉加以疾癘盜賊公行模力不能制乃鑄銅人鐘鼎爲釜器以易穀議者非之東海王越表徵模爲司空遣中書監傅祗代之模謀臣淳于定說模曰關中天府之國霸王之地今以不能綏撫而還既於聲望有虧又公兄弟唱起大事而並在朝廷若自強則有專權之罪弱則受制於人非公之利也模納其言不就徵表遣世子保爲西中郎將東羌校尉鎮上邽秦州刺史裴苞距之模使帳下都尉陳安率衆攻苞苞奔安定太守賈疋以郡迎苞模遣

軍司謝班伐疋疋退奔盧水其年進位太尉大都督
洛京傾覆模使牙門趙滌戍蒲坂滌求馮翊太守不
得怒率衆降于劉聰聰使其子粲及滌攻長安模使
淳于定距之爲滌所敗士衆離叛倉庫虛竭軍祭泗
韋輔曰事急矣早降可以免模從之遂降于滌滌箕
踞攘袂數模之罪送詣粲粲殺之以模妃劉氏賜胡
張本爲妻子保立

保字景度少有文義好述作初拜南陽國世子模遇
害保在上却其後賈死死裴苞又爲張軌所殺保全
有秦州之地自號大司馬承制置百官隴右氏羌並

從之涼州刺史張寔遣使貢獻及愍帝即位以保爲
右丞相加侍中都督陝西諸軍事尋進位相國模之
敗也都尉陳安歸於保保命統精勇千餘人以討羌
寵遇甚厚保將張春等疾之譖安有異志請除之保
不許春等輒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遣使
詣保貢獻不絕愍帝之蒙塵也保自稱晉王時上却
大饑士衆窘困張春奉保之南安陳安自號秦州刺
史稱藩於劉曜春復奉保奔桑城將投于張寔寔使
兵迎保實禦之也是歲保病薨時年二十七保體質
豐偉嘗自稱重八百斤喜睡痿疾不能御婦人無子

國子監刊
張春立宗室司馬瞻奉保後陳安舉兵攻春春走瞻
降于安安送詣劉曜曜殺之安奉保喪以天子禮葬
于上邽謚曰元

范陽康王綏字子都彭城王權季弟也初爲諫議大
夫泰始元年受封在位十五年咸寧五年薨子虓立焉
虓字武會少好學馳譽研攷經紀清辯能言論以宗
室選拜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出爲安南將軍都督豫
州諸軍事持節鎮許昌進位征南將軍河間王顥表
立成都王穎爲太弟爲王浚所破挾天子還洛陽虓
與東平王楸鎮東將軍周馥等上言曰自愍懷被害

皇儲不建委重前相輒失臣節是以前年太宰與臣
永惟社稷之貳不可久空所以共啓成都王穎以爲
國副受重之後而弗克負荷小人勿用而以爲腹心
骨肉宜敦而猜佻荐至險詖宜遠而讒說殄行此皆
臣等不聰不明失所宗賴遂令陛下謀於降授雖戮
臣等不足以謝天下今大駕還宮文武空曠制度荒
破靡有孑遺臣等雖劣足匡王室而道路之言謂張
方與臣等不同既惜所在與異又以太宰惇德允元
著於具瞻每當義節輒爲社稷宗盟之先張方受其
指教爲國效節昔年之舉有死無貳此即太宰之良

將陛下之忠臣但以受性強毅不達變通遂守前志已致紛紜然退思惟既是其不易之節且慮事翻之後爲天下所罪故不即西還耳原其本事實無深責臣聞先代明主未嘗不全護功名令福流子孫自中間以來陛下功臣初無全者非獨人才皆劣其於取禍實由朝廷策之失宜不相容恕以一旦之咎喪其積年之勲既違周禮議功之典且使天下之人莫敢復爲陛下致節者臣等此言豈獨爲一張方實爲社稷遠計欲令功臣長守富貴臣愚以爲宜委太宰以關右之任一方事重及自州郡已下選舉受任一皆

仰成若朝之大事廢興損益每輒疇諮此則二伯述職周召分陝之義陛下復行於今時遣方還郡令群后申志時定王室如加方官請悉如舊此則忠臣義士有勸功臣必全矣司徒戎異姓之賢司空越公族之望並忠國愛主小心翼翼宜幹機事委以朝政安比將軍王浚佐命之胤率身履道忠亮清正遠近所推如今日之大舉實有定社稷之勲此是臣等所以嘆息歸高也浚宜特崇重之以副群望遂撫幽朔長爲北藩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陛下垂拱而四海自正則四祖之業必隆於今日月之暉昧而復曜乞

番三思察臣所言又何以臣表西示太宰又表曰成都王失道為姦邪所誤論王之身不宜深責且先帝遺體陛下羣弟自元康以來罪戮相尋實海內所為匈匈而臣等所以痛心今廢成都更封一邑宜其必許若廢黜尋有禍害既傷陛下矜慈之恩又令遠近恒謂公族無復骨肉之情此實臣等內省悲慙無顏於四海也乞陛下察臣忠款於是虓先率衆自許屯於滎陽會惠帝西遷虓與從兄平昌公模長史馮嵩等刑白馬啣血而盟推東海王越為盟主虓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將軍持節領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虓等節度乘虛破許虓自拔渡河王浚表虓領冀州刺史資以兵馬虓入冀州發兵又南濟河破喬等河間王顥聞喬敗斬張方傳首於越越與虓西迎帝而顥出奔於是奉天子還都拜虓為司徒永興三年暴疾薨時年三十七無子養模子黎為嗣黎隨模就國於長安遇害

濟南惠王遂

濟南惠王遂字子伯宣帝弟魏鴻臚丞恂之子也仕魏關內侯進封平昌亭侯歷典軍郎將景元二年轉封武城鄉侯督鄴城守諸軍事北中郎將五等建封

祝阿伯累遷冠軍將軍武帝受禪封濟南王泰始二年薨二子耽緝耽嗣立咸寧三年徙為中山王是年薨無子緝繼成都王穎以緝為建威將軍與石熙等率眾距王浚沒於陣薨無子國除後遂之曾孫勳字偉長年十餘歲愍帝末長安陷劉曜將令狐泥養為子及壯便弓馬能左右射咸和六年自關右還自列云是大長秋恂之玄孫冠軍將軍濟南惠王遂之曾孫略陽太守瓘之子遂拜謁者僕射以勇聞庾翼之鎮襄陽以梁州刺史援恒宣卒請勳代之初守西城退守武當時石季龍死中國亂雍州諸豪帥馳告勳勳率眾出駱谷壁于懸鈞去長安二百里遣部將劉煥攻長安又拔賀城於是關中皆殺季龍太守令長以應勳勳兵少未能自固復還梁州永和中張琚據隴東遣使招勳勳復入長安初京兆人杜洪知勳憚琚兵強因說勳曰不殺張琚關中非國家有也勳乃偽請琚於坐殺之琚弟走池陽合眾攻勳頗戰不利請和歸梁州後桓温伐關中命勳出子午道而為符雄所敗退屯于女媧堡俄遷征虜將軍監關中軍事領西戎校尉賜爵通吉亭侯為政暴酷至於治中別駕及州之豪右言語忤意即於坐梟斬之或引弓自

射西土患其凶虐在州常懷據蜀有潛偽之意桓溫聞之務相綏懷以其子康為漢中太守勲逆謀已成憚益州刺史周撫未發及撫卒遂擁衆入劔閣梁州別駕雍端西戎司馬隗粹並切諫勲皆誅之自號梁益二州牧成都王桓溫遣朱序討勲勲兵潰為序所獲及息龍子長史梁憚司馬金壹等送于溫溫並斬之傳首京師

譙剛王遜

譙剛王遜字子悌宣帝弟魏中郎進之子也仕魏關內侯改封城陽亭侯參鎮東軍事拜輕車將軍羽林

左監五等建徙封涇陽男武帝受禪封譙王邑四千四百戶泰始二年薨一子隨承定王隨立薨子邃立沒于石勒元帝以承嗣遜閔王承字敬才少篤厚有志行拜奉車都尉奉朝請稍遷廣威將軍安夷護軍鎮安定從惠帝還雒陽拜游擊將軍永嘉中天下漸亂間行依征南將軍山簡會簡卒進至武昌元帝初鎮揚州承歸建康補軍諮祭酒愍帝徵為龍驤將軍不行元帝為晉王承制更封承為譙王太興初拜屯騎校尉加輔國將軍領左軍將軍承居官儉約家無別室尋加散騎常侍輔國左軍如故王敦有無君之

心表䟽輕慢帝夜召承以敦表示之曰王敦頃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帝欲樹藩屏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充爲湘州帝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今以叔父居之如何承曰臣幸託末屬身當宿衛未有驅馳之勞頻受過厚之遇夙夜自厲思報天德君之所命惟力是視敢有辭焉然湘州蜀寇之餘人物凋盡若上憑天威得之所莅比及三年請從戎役若未及此雖復灰身亦無益也於是詔曰夫王者體天理物非群才不且濟

其務外建賢哲以樹風聲內睦親親以廣藩屏是以太公封齊伯禽居魯此先王之令典古今之通義也我晉開基列國相望乃授琅邪武王鎮統東夏汝南文成摠一淮許扶風梁王迭據關右爰暨東嬴作司并州今公族雖寡不逮曩時豈得替舊章乎散騎常侍右將軍譙王承貞素欵亮志存忠恪便藩左右恭肅彌著今以承監湘州諸軍事南中卽將湘州刺史初劉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諸心腹以鎮方隅故先以承爲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等並爲州牧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

其意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鈔刀豈不能一割乎承以敦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足何能為也聽承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乘蓐芟車而傾心綏撫甚有能名敦恐其為已患詐稱北伐悉召境內船乘承知其姦計分半與之敦尋構難遣叅軍桓羆說承以劉隗專寵今便討擊請承以為軍司以軍期上道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人鮮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惟忠與義夫復何求便欲唱義而衆心疑惑承曰吾受國恩

義無有二府長史虞悝慷慨有志節謂承曰王敦居分陝之任而一旦作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痛疾大王宗室藩屏寧可從其偽邪便宜電奮存立之於是與悝及弟前丞相掾望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等共明誓曰桓羆馳檄湘川指期至巴陵零陵太守尹奉首同義謀出軍營陽於是一州之內皆同義舉乃使虞望討諸不服斬湘東太守鄭澹澹敦姊夫也敦遣南蠻校尉魏乂將軍李恒田高等甲卒二萬以攻承承且戰且守待救於尹奉虞望而城池不固人情振恐或勸承南投陶侃又云可退據

零桂承曰吾舉義衆志在死節寧偷生苟免為奔敗
 之將乎事之不濟其令百姓知吾心耳初安南將軍
 甘卓與承書勸使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
 湘圍自解承答書曰季思足下勞於王事天網暫圮
 中原丘墟四海義士方謀尅復中興江左草創始爾
 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闇短託宗皇屬仰豫密命
 作鎮南夏親奉中詔成規在心伯仁諸賢扼腕岐路
 至止尚淺凡百茫然乳狼易驚遂肆醜毒聞知駭踊
 神氣衝越子來之義人思自百不命而至衆過數千
 誠足以決一日之機據山海之憤矣然迫於倉卒舟
 楫未備魏又李恒尋見圍逼是故事與意違志力未
 展猥辱來使深同大趣嘉謀英筭發自深衷執讀周
 復欣無以量足下若能卷甲雷赴猶或有濟若有狐
 疑求我枯魚之肆矣兵聞拙速未覩工遲季思足下
 勉之勉之書不盡意絕筆而已卓軍次睹口聞王師
 敗績停師不進又等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
 書疏令又射以示承城內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劉
 翼戰死相持百餘日城遂沒又檻送承荊州刺史王
 廙承敦旨於道中害之時年五十九敦平詔贈車騎
 將軍子無忌立

烈王無忌字公壽承之難以年小獲免咸和中拜散騎侍郎累遷屯騎校尉中書黃門侍郎江州刺史褚裒當之鎮無忌及丹楊尹桓景等餞於板橋時王廙子丹楊丞耆之在坐無忌志欲復讎拔刀將手刃之裒景命左右救捍獲免御史中丞車灌奏無忌欲專殺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詔曰王敦作亂閔王遇禍尋事原情今王何責然公私憲制亦已有斷王當以體國爲大豈可尋繹由來以亂朝憲主者其申明法令自今以往有犯必誅於是聽以贖論建元初遷散騎常侍轉御史中丞出爲輔國將軍長沙相又領江夏

相尋轉南郡河東二郡太守將軍如故隨桓溫伐蜀以勲賜少子愔爵廣晉伯進號前將軍永和六年薨贈衛將軍二子恬愔恬立敬王恬字元愉少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黃門郎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文帝登祚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嘆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恬忠正有幹局在朝憚之遷右衛將軍司雍秦梁四州大中正拜尚書轉侍中領左衛將軍補吳國內史又領太子詹事恬既宗室勲望有才用孝武帝時深仗之以爲都督充

青冀幽并揚州之晉陵徐州之南北郡軍事領鎮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太元十五年薨追贈車騎將軍四子尚之恢之允之休之尚之立

忠王尚之字伯道初拜秘書郎遷散騎侍郎恬鎮京口尚之為振威將軍廣陵相父憂去職服闋為驃騎諮議參軍宗室之內世有人物王國寶之誅也散騎常侍劉鎮之彭城内史劉洸于徐州別駕徐放並以同黨被收將加大辟尚之言於會稽王道子曰刑獄不可廣宜釋鎮之等道子以尚之昆季並居列職每事仗焉乃從之兗州刺史王恭忌其盛也與豫州刺

史庾楷並稱兵以討尚之為名南連荊州刺史殷仲堪南郡公桓玄等道子命前將軍王恂右將軍謝琰討恭尚之距楷允之與楷子鴻戰於當利鴻敗走斬楷將段方楷單馬奔于桓玄道子以尚之為建威將軍豫州刺史假節一依楷故事尋進號前將軍允之為吳國內史恢之驃騎司馬丹楊尹休之襄城太守各擁兵馬勢傾朝廷後將軍元顯執政亦倚以為援元顯寵倖張法順每宴會坐起無別尚之入朝正色謂元顯曰張法順驅走小人有何才異而暴被拔擢當今聖世不宜如此元顯默然尚之又曰宗室雖多

臣諫者少王者尚納芻蕘之言况下官與使君骨肉不遠蒙眷累世何可坐視得失而不盡言因此法順令下舉坐失色尚之言笑自若元顯深銜之後符下西府令出勇力二千人尚之不與曰西藩濱接荒餘寇虜無常兵止數千不足戍衛無復可分徹者元顯尤怒會欲伐桓玄故無他及元顯稱詔西伐命尚之為前鋒尚之子文仲為寧遠將軍宣城內史桓玄至姑熟遣馮該等攻歷陽斷洞浦焚尚之舟艦尚之率步卒九千陣於浦上先遣武都太守楊秋屯橫江秋奔于水軍尚之衆潰逃于涂中十餘日譙國人韓連

丁元等以告

於建康市玄上疏以閔王不

宜絕嗣乃更

弟康之為譙縣王安帝反正

追贈尚之衛將軍以休之長子文之為尚之嗣襲封

譙郡王

文思性凶暴每違軌度多殺弗辜好田獵燒人墳墓

數為有司所糾遂與群小謀逆劉裕聞之誅其黨與

送文思付父休之令自訓厲後與休之同怨望稱兵

為裕所敗而死國除

恢之字李明歷官驃騎司馬丹陽尹尚之為桓玄所

害徙恢之等於廣州而於道中害之安帝反正追贈

撫軍將軍

休之字季預少仕清塗以平王恭庾楷功拜龍驤將軍襄城太守鎮歷陽桓玄攻歷陽休之嬰城固守及尚之戰敗休之以五百人出城力戰不捷乃還城携子姪奔于慕容超聞義軍起還京師大將軍武陵王令曰前龍驤將軍休之才幹貞審功業既成歷陽之戰事在機捷及至勢乖力屈奉身出奔猶鳩集義徒崎嶇險阻既應親賢之舉宜委分陝之重可監荆益梁寧秦雍六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假節到鎮無幾桓振復襲江陵休之戰敗出奔襄陽寧朔

將軍張暢之高平相劉懷肅自沔攻振走之休之還鎮御史中丞王楨之奏休之失戍免官朝廷以豫州刺史魏詠之代之徵休之還京師拜後將軍會稽內史御史中丞阮歆之奏休之與尚書虞嘯父犯禁嬉戲降號征虜將軍尋復爲後將軍及盧循作逆加督浙江東五郡軍事坐公事免劉毅誅復以休之都督荆雍梁秦寧益六州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子文思爲亂上疏謝曰文思不能聿脩自貽罪戾憂懼震惶惋愧交集臣御家無方威訓不振致使子姪愆法仰負聖朝悚赧兼懷胡顏自處請解所任歸

罪闕庭不許後以文思事怨望遂結雍州刺史魯宗之將共誅執政時休之次子文寶及兄子文祖並在都收付廷尉賜死劉裕親自征之密使遺休之治中韓延之書曰文思事意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君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無愧心久絕表疏此是天地所不容吾受命西征止其父子而已彼土僑舊爲之驅逼一無所問往年郗僧施謝邵任集之等交構積歲專爲劉毅規謀所以至此今卿諸人一時逼迫本無纖釁吾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是諸賢濟身之日若大軍相臨交鋒接刃蘭艾雜揉或恐不分故白此意并可示同懷諸人延之報曰聞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恒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辱來疏始委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君有匡復之勲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遜位况以大過而當默然也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故重使胡道申白所懷道未及反已奏表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及兵戈自義旗以來方伯誰敢不先相諮疇而徑表天子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

足下此心而復欲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言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虛懷期物自有由來矣劉藩死於閭闔之門諸葛弊於左右之手甘言詫語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欵懷之士闕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爲得筭良可耻也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今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游於地下耳裕得書嘆息以示諸佐曰事人當應如此宗之聞裕向荊州自襄陽就休之共屯江陵使文思及宗之子軌以兵距裕戰于江津休之大敗遂與宗之俱奔于姚興裕平姚泓休之將奔于魏未至道允之字季度出後叔父愔襲爵廣晉伯歷位輔國將軍吳國宣城譙梁內史王恭庾楷桓玄等內伐也會稽王道子命允之兄弟距楷破之元興初與兄恢之同徙廣州於道被害義軍起追贈太常卿從弟康之以子文惠襲爵宋受禪國除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赭陽人魏司徒暨之後也少以

分義稱安帝時爲建威將軍荊州治中轉平西府錄

事參軍以劉裕父名翹字顯宗延之遂字顯宗名兗

爲翹以示不臣劉氏與休之俱奔姚興劉裕入關又

以高陽郡封之乃封爲高陽王元康元年爲宗正薨於位世子蔚早卒孫毅立拜散騎侍郎永嘉中沒於石勒隆安元年詔以譙敬王恬次子恢之子文深繼毅後立五年薨無嗣復以高密王純之子法蓮繼之宋受禪國除

山王任城景王陵

任城景王陵字子山宣帝弟魏司隸從事安城亭侯通之子也初拜議郎泰始元年封北海王邑四千七百戶三年轉封任城王之國咸寧五年薨子濟立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散騎常侍輔國將軍隨東海王越

在項爲石勒所害二子俱沒有二弟順斌末風順字子思初封習陽亭侯及武帝受禪順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爲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徙武威姑臧縣雖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

西河繆王斌字子政魏中郎武帝受禪封陳王邑千

七百一十戶三年改封西河咸寧四年薨子隱立薨

晉書立論其數高密風

文臣曰泰始之初天下少事革魏餘弊遵周舊典並建宗室以爲藩翰諸父同虞號之尊兄弟受魯衛之祉以爲歷紀長久本支百世安平風度宏邈器宇高

雅內弘道義外闡忠貞洎高貴薨殂則枕尸流慟陳
留就國則拜辭隕涕語曰疾風彰勁草獻王其有焉
故能位班土列享年眉壽清徽至範爲晉宗英子孫
遵業世篤其慶高密風監清遠簡素寡欲孝以承親
忠以奉上方諸枝庶實謂國楨新蔡南陽俱莅方嶽
直王室多難中原蕪梗表義甄節效績艱危于時醜
類寔繁凶威日逞勢懸衆寡相繼淪亡悲夫譙閔沉
雄壯勇作鎮南服屬姦回肆亂稱兵內侮懷忠憤發
建義湘川荆沔響應群才致力雖元勳不立而誠節
克彰垂裕後昆奕世貞烈豈不休哉勲托末屬稟性
凶暴仍荷朝寄推轂梁岷遂棄親背主負恩放命憑
庸蜀之饒苞藏不逞恃江山之固姦謀日深是以縉
紳切齒攄積憤之志義士思奮厲忘身之節天道禍
淫應時蕩定昔汲黯猶在淮南寢謀周撫若存凶渠
未發以邪忌正異代同規詩云自貽伊戚其勲之謂
矣習陽憑慶枝葉守約懷逸棲情塵外希蹤物表顧
匹夫之獨善貴達節之弘規言出身播猶爲幸也
贊曰安平立節雅性真亮高密含和宗室之望新蔡
遇禍忠全元喪譙門狗義力屈志揚勲自貽戚名隕
身亡順不恤忌流播遐方

良古剛不曲忠義奮發
遇難忠全不受誦門向義人固志揚德自強

列傳第七十四 晉書三十七

四夫之國善貴善賤之國財言出是言者為幸也

矣晉劫惠靈好義中然刺也對前聖不帝地財素服

未幾以林忌五異分同財精云自如財無其德之備

益勤劫義以昔然無節由其前知其無奇存凶果

除凶凶無節前之善善士思善則以凡之強天賞

備備之強善無不其其也固無德日采具以繼

丙暴以善節善其輝果則然業取言士員恩然命惠



